



朱小星的童年

5

朱小星的童年

袁 静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7\frac{1}{2}$ 印张 120千字 10插页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统一书号10165·198定价0.57元

内 容 介 绍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平原。作家以白描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十三岁的苦大仇深的穷孩子——朱小星，反抗地主张扒皮的压迫，逃出虎口，历尽艰辛找到了游击队，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成为“游击队联络站”的一名小侦察员。小星勇敢战斗：闯虎穴，夺枪、截车，为民除害，严惩了汉奸徐歪脖，发扬了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参加了我军反扫荡，活捉了汉奸恶霸张扒皮，为人民报了仇，最后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告别了故乡，踏上了新的征程。

作家通过了生动的艺术情节，塑造了一个近于传奇式的小英雄，同时也塑造了杜站长、“老妈妈”和战士王大江、小云的英雄形象。

作品的故事情节动人、语言质朴、流畅，给人们以清新的感觉。

致 读 者

《朱小星的童年》就要和广大的读者见面了，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因为这部小说经历了一场浩劫，几乎夭折，是死里逃生的啊！

这稿子写于15年前，记得其中一部分还是我在天津人民医院动完手术后写的。每天晚上，关怀备至的护士同志都要悄悄进来，一次又一次地催我睡觉。稿子写完以后，曾在《天津日报》、《新港》、《少年文艺》上发表过片断。但没有顾上修改，就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从农村回到城市后，又到工厂去参加“四清”运动。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叛徒江青伙同她的亲信、干将，有计划、有预谋地抛出臭名昭著的“二·二一”讲话；她策划的阴谋就是“以天津为突破口，打一场全国性的大仗”。首先，从天津文艺界开刀，点了一批老干部、老作家的名。点到我时，把我缴纳八千元党费这一事实，硬说成是什么“支持黑会”；是“黑会的后台老板”。在“四人帮”淫威的控制下，到哪儿说理去！几顶吓人

的大帽子都扣到我的头上来了，帮凶们对我施用了日本法西斯特务惯用的“熬鹰”手法，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他们残酷地迫害我，把我打成“黑作家”，把我的著作都打成“黑作品”；我自己的生命安全尚无保障，这一部没有出版的稿子就更不在话下了。很长时间，这部小说书稿，连同我从延安时期起，向人民学习语言的语汇本——长时间一点一滴记录、积累下的十几本素材都“失踪”了。所有的存书，也大部分都丢失了。

后来，在一间无人住宿的小屋里，从乱七八糟的破纸堆中偶然发现这部稿子，失而复得，管它有用没用，收起来再说吧——就这么保存了十年。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得到了解放，我过去出版的著作也重见天日，陆续再版了。我重新拿出这部《朱小星的童年》稿子看看，感到它还是有意义的。回忆当年，在一盏小油灯下，朱小星的“模特儿”向我控诉旧社会地主老财迫害他和他的全家，特别是谈到他奶奶的死时，他哽哽咽咽，泣不成声。我坐在他的对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掉泪。那几天促膝谈心，使我很受感动、很受教育。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的力量越强，反抗的劲头儿越大。朱小星在参加游

击队后表现出的勇敢、机智，并非作者随意编造，而是有它的阶级根源的。当然，塑造小说里的人物，素材不是来自一处。例如王大江的形象就是根据过去和我在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共过患难的战友写的，他牺牲于大清河北。

全国解放已经快三十年了，现在的青少年都是在蜜罐里养大的，既没有经过帝国主义压迫之苦，也没有尝受过地主阶级剥削的罪，他们很需要接受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前几年“四人帮”横行霸道，那些御用文人搞的一套“阴谋文艺”根本不用下乡下厂，也不需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先定个“反对走资派”的主题，闭门造车，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千篇一律，拍拍脑瓜儿就搞出来了。群众对于这种“阴谋文艺”是厌恶的、抵制的。我经常听到大人小孩都说：“没有书看啊！”“‘四人帮’搞的书谁愿意看？都是老一套，没意思！”“你们这些老人快写吧，多写吧！”

在群众的鼓励、督促下，我决心把这部九死一生的小说改出来，去春在藁城修改一遍，今春在天津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下，走过曲折而艰难的道路，革命的历史，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如果这部小说还有动人之处，那是因为“时势造英

雄”，英雄人物和生活本身为小说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如果读者仍然感到不满足，那是作者的才能有限，加工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我的心中充满胜利的信心，我的耳旁震荡着华主席抓纲治国的进军号。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我要和广大读者携起手来，共同地奋勇前进！

作者 1978年3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我要当八路！”	(1)
第二章	飞来横祸	(12)
第三章	逃	(20)
第四章	在洞中	(28)
第五章	友爱的大家庭	(43)
第六章	小侦察兵	(51)
第七章	闯虎穴	(62)
第八章	夺枪	(73)
第九章	高尚的风格	(83)
第十章	人民子弟兵	(94)
第十一章	截大车	(111)
第十二章	血泪的控诉	(121)
第十三章	难忘的大江叔叔	(132)
第十四章	除害	(147)
第十五章	意外的挫折	(163)
第十六章	一往无前的精神	(175)
第十七章	侦察码头	(187)
第十八章	岗楼飞上天	(201)
第十九章	追穷寇	(213)
尾 声	再见吧，故乡！	(226)

第一章 “我要当八路！”

提起朱小星的童年，却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朱小星，今年十三岁了。是个非常机灵、勇敢、倔强的孩子，从小就很懂事。可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老一辈给人扛活受剥削，小一辈就得挨饿受冻，一家人过着苦难的生活。小星的爹、大爷给本村大地主、大恶霸张扒皮家扛活，小星的娘给张扒皮家做饭，三口人卖命还养活不了一家子。小星从八、九岁上就跟着奶奶出去要饭了。

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张扒皮又在附近大镇子唐集当上了伪军警备队中队长，仗着鬼子的势力，更加欺压百姓，行凶作恶。两年前，张扒皮抓了一个老百姓，硬说是“八路探子”，要活埋他，叫小星的爹去挖坑，爹不愿干那号缺德的事，没有去。张扒皮就把爹抓去毒打一顿，交给日本鬼子，用火车装到黑龙江去当“劳工”，再也回不来了。张扒皮的老婆嫌

小星娘上了岁数，找个岔儿，扣了工钱，赶出大门。他们还把年老多病的大爷也撵回家来。那时候，小星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奶奶得了寒腿病，出不去，就让小星自己去要饭了。

常年缺吃少穿，朱小星长得又瘦又小，每天迈着细细的腿儿，这家转那家，这村转那村；走啊走啊，一天不知走多少路，挨多少打。要来些糠窝窝、野菜团子，总是先让弟弟妹妹吃。小孩子尽吃糠，吃得解不下大便；小星天天回家，总要用个小棍儿给弟弟妹妹拨大便。拨出来的大便也是糠皮皮，轻飘飘的，风一吹就飞走了。不到一年工夫，瘦巴巴的小妹妹活活饿死在娘的怀里。

今年秋天，娘眼看小弟弟也饿得只剩一口气了，就和小星、小星奶奶商量，想把弟弟舍给人家。瘦瘦的小星鼓起腮帮子，眼里含着泪，坚决地说：“娘、奶奶，我们弟兄几个要活一起活，要死死一堆，死活不分开！”娘儿几个抱头痛哭了一场。

从这以后，小星要饭起得更早，回得更晚，恨不得跑折腿，喊破嗓子；但是可怜的弟弟连饿带病，到底还是死了。死的时候，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

娘到张扒皮家说好话求情，想讨些谷草包裹包裹弟弟，张扒皮不但不给，还耷拉着老倭瓜脸嚷着说：

“你一窝穷种，全养活大做什么？叫他们长大当土匪偷呀抢呀？死了好，给我远远地扔，别埋在村边上，怪臭的！”娘空着两只手，哭着回来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呀。人家的孩子是宝贝儿，我们的孩子就这么苦命，活着嫌咱脏，死了嫌咱臭……”没办法，娘儿俩只好用一片破席把弟弟卷起来，埋在远远的河边了。

这一天正是数九寒天，是这一年里最冷最冷的日子。从前半夜就刮起老北风，一直刮到天明，整个天空乌云滚滚，阴得很沉，看样子是要下雪了。每逢要闹天，奶奶疼小星，向来是不让他出去要饭的。可是，倔强的小星却瞒着奶奶，仍然偷偷地跑出来了。没有走出十里地，就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越下越大，直直下了一整天。小星一只鞋早就张开了老虎嘴；活到十三岁，从来没有穿过一双袜子，小脚丫冻得黑紫黑紫的。一阵阵西北风吹到脸上象小刀子刮，吹得他忍不住索索发抖。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要了一天饭，又饥又渴，又冻又累，好容易要来一些残羹剩饭，终于回到家里，只觉得浑身一点热火气儿也没有，手脚都冻麻木了。他来到西屋外间，放下拾来的一小捆柴禾，从破铁罐里挑出两块半拉白干粮*，直奔东屋。

* 白干粮：在当地是指玉米面窝头。这是朱小星能讨到的最好的食物了。

东屋，大爷出去打短工没在家，大娘出去借粮没回来，奶奶围着个破被子，一个人坐在炕头上纺线，嘴里自言自语，唠唠叨叨，正在生小星的气呢。

小星疼奶奶，多年要饭，要来了白干粮，自己总舍不得吃，都要给奶奶留着。小弟弟、小妹妹活着的时候，怕他们“馋猫嘴”，胡搅和，他总是把白干粮藏在怀里，偷偷给奶奶送去的。

“奶奶，瞧，我给你要了两块白干粮！”小星兴头头地把两块冻得硬梆梆的窝头往奶奶怀里一塞。

“拿走，我不要！这么不听话，不让去，不让去，偏去！没见过你这么犟的孩子！”

小星瞧着奶奶，她那没有一颗牙的嘴巴，说起话来，透风漏气，薄薄的嘴唇儿，气得都发抖了。奶奶瞧小星，长长的头发上落了一层雪，如今开化了，正在往下滴水儿，身上的破袄破裤，全湿透了，被冷风一吹，结了一层冰碴儿。奶奶心疼地把小星揽在怀里，顺手抄起一块黑不济的破毛巾，给他擦掉头上的雪和脸上的水。嘴里还是骂着：

“小兔崽子，这么冷的天，还不把你冻死呀！”

小星一只手搂着奶奶的脖子，嬉皮笑脸地说：

“奶奶，冻死我可不容易，我‘屁眼里有三把火’

呢！”

一句话，把奶奶逗乐了。

这老奶奶身穿一件月白色破袄——那是她自己纺的线，织的老粗布，没钱买颜料，是用苇子穗烧成灰，再用这种灰染的；补了又补，已经穿了三十多年啦，别看老奶奶今年七十三岁了。头顶秃秃的，稀疏的白发挽个小纂儿。身子骨还算硬梆的。自从娘生了个弟弟，接着又生了个妹妹，西屋小炕着不开，小星就到东屋来跟着奶奶——白天跟着奶奶东跑西颠地要饭，晚上就钻进奶奶的怀里睡觉，祖孙二人真是相依为命啊！奶奶看小星长大了，棉裤不但太破，小得连提都提不上来，就把那棉裤给了他弟弟，把自己唯一的破棉裤给了小星，还说：“我反正不出去，坐在炕上纺线，围个被子就行啦！”她一年四季坐在炕上纺线，一年四季眼睛熬得红红的。虽然眼睛有病，她却本事用旧棉花纺出又细又匀的纱来。小星看看筐箩里线蛋蛋已经不少了，就说：

“奶奶，你不是闹背痛、手腕子痛么？天黑了，少纺点吧。”

“不碍的，”老奶奶还是摇着车把，嗡嗡嗡地摇得怪起劲，“明天又是集了，这点线拿到集上卖，也就只能闹个五六斤粮食啊！”

天，可是当真黑下来了。但，多少有点亮，老奶奶就能纺线。小星见劝不动，就跪在她身后，给她捶了一会儿背，才回到西屋。

西屋，娘放下手里的活计，正要“做饭”。小星他娘才四十多岁，常年劳累，吃不上，喝不上，再加上老伴被张扒皮抓走；一年半死了两个小儿女，生活把她折磨得头发花白，背也驼了。她把小星拾来的柴禾点着，把破铁罐里的糠窝窝、野菜团子、剩粥……倒进锅里，对点水咕嘟咕嘟，娘儿俩吃个水饱。娘点上小油灯，叫小星先睡，她要纳鞋底子，赶明天还得拿到集市上卖哩。

小星躺在炕上，盖着破被，默默地想着他舅说的话，心里翻上滚下的，怎么也睡不着。

小星的舅叫杜松林，是她娘的亲兄弟。老家在路西*，离这儿五十里地，打了几年鬼子，拔了日伪据点，已经是老解放区了。小星小时候跟娘去姥姥家，舅还给小星编过一个好看的蝈蝈笼子呢。不过，他的面貌小星已经记不很清了，听娘说，他因为受不了地主的迫害，用一把砍刀杀死老财，投了八路军，好几年没有他的音信了。想不到上个月舅突然来了，是在半夜来的。娘赶紧开门，把舅拉进里屋，老姐弟俩坐在炕

* 路西：指的是津浦铁路的西边。

沿上说话，也没敢点灯。娘哭着诉了一顿苦，末了，问道：“二弟呀，这苦日子还有个头没个头呀？”舅说：“有个头。怎么没个头呢？咱们受苦人的大救星毛主席什么都替咱们想到了。老解放区的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咱们这儿迟早也得解放。等八路军赶走鬼子，打倒汉奸卖国贼，老百姓都当家做主，苦日子还不是到头了吗？”

这以后，舅时常来。有时讲打鬼子的故事，有时讲干革命的道理，还说要仇恨地主老财，小星听得入迷。

“可是，八路军多会才能解放这儿呢？”小星趴在炕上，两只手托着腮，望着那昏暗的小油灯，默默地想：“我可等不及啦！”

“娘，我想跟上舅去当八路，行不？”

“唉，”娘抬起细长的眼睛望望小星，又低头做活了：“孩子，谁要你呀！”

“不，舅说过：共产党八路军最稀罕咱们这样的穷庄稼主，泥腿杆子。”

“你太小啊。孩子，快睡吧！”

小星心里不服，赌气地钻进破被窝。他又累又困，不知不觉睡着了。

半夜。雪停了，风小了。

一阵轻轻敲窗棂的声音，惊醒了朱小星和他

娘。小星马上想到是谁来了，喜得心花怒放，一骨碌爬起来，光着脚丫子去开门。门口出现了高高大大的身影。小星兴奋地叫一声：

“舅！”

“小声点！”舅把门插上了。

星他娘早快手快脚地用破棉被严严实实地堵住小窗户，然后才点亮小油灯。灯光下，五大三粗的舅戴着一顶狗皮帽子，腰里别着盒子枪，又浓又黑的连鬓胡子，又浓又黑的眉毛，一双细眯着的眼睛，和娘的神情一样，和小星也很相象哩。他胳膊弯里夹个包袱，抖开包袱，是一堆破衣服。舅对娘说：

“这是同志们的破衣服你快给缝补缝补，我还等着拿走呢。”

娘就着小油灯，一针针一线线地给游击队员们缝补衣服。舅坐在炕沿上抽小旱烟袋。小星拉着舅的大手说：

“舅，我早想好了，我今天就要跟你走！”

舅的脸上风尘仆仆的，故意笑着问：“你去干吗呀？”

“我要当八路！打日本鬼子汉奸卖国贼！宰了张扒皮！”

“嗨，你也想当八路？”舅一双和善的眼睛慈爱

地望着小星，“你知道八路军是谁领导的呀？”

“共产党，毛主席！”

“不错。”舅挠挠自己毛茸茸的下巴，笑嘻嘻地说：“可是，八路军不要你这么小的嘎嘣豆子，怎么办呢？”

“要要要，为嘛不要呢？”

“小星，别闹了。鬼子汉奸尽用刺刀挑人，你不害怕？”

小星把两只手往腰里一叉，调皮地眨眨眼儿：“我最不怕鬼子汉奸了！我在家要饭，也是饿死，也是叫人打死。”

“大炮一轰，机关枪一响，你也不害怕？”

小星把头一歪：“我最不怕大炮机关枪了；我光怕去要饭，叫人爷爷奶奶。”

娘和舅都笑了。小星以为他们都满意他的答话，就扑到舅的怀里，搂住他的脖子问：“舅，你答应了？”

“不行不行，”舅收敛起笑容，断然拒绝，严肃地说：“太小了，走道跟不上呀！”

“还小哪？我都十三啦！”

“不行啊，”舅拍着小星的屁股蛋子，“快长大吧！长大了，舅一定带你去当八路军！”

“不不不，我这会儿就要去！”小星只怕走不了，